

刊校德孔



第十六期

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

北平孔德學校出版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目 錄

打退敵人.....	二乙	王 菲.....	1
小白貓.....	二甲	劉永芬.....	1-2
小花貓.....	三甲	程鴻嘉.....	2
中秋的夜.....	三乙	吳瑞光.....	2
秋天.....	三甲	溫美林.....	3
月餅.....	三甲	施如楷.....	3-4
秋雨.....	四乙	曾可玉.....	4
秋雨和黃葉.....	四乙	谷慧如.....	4-5
紀念九一八.....	四甲	林智暉.....	5-6
晨.....	四甲	王燕雲.....	6-7
乞丐.....	五乙	王長齡.....	7
四姐出嫁.....	五乙	蘇淑芳.....	7-8
打更的人.....	五甲	黃瑞賢.....	8-9
日記一頁.....	五甲	胡家寶.....	9-11
夜感.....	六乙	王 華.....	11-12
江邊.....	六乙	韓秀貞.....	12-13
葉.....	六甲	孫德芬.....	13-14
月亮.....	六甲	孫德芳.....	14-16
孤兒.....	七年級	王益智.....	16-17
小小的乞丐.....	七年級	文和新.....	17-20
人類的殘酷.....	八年級	孫幼禮.....	20-21

父親的琴音	八年級	劉育和	22-25
祖母的死	九年級	王婉芳	25-27
上城	九年級	陳紹蕃	27-30
不幸	十年級	吳 卓	30-32
離別	十年級	孫德志	32-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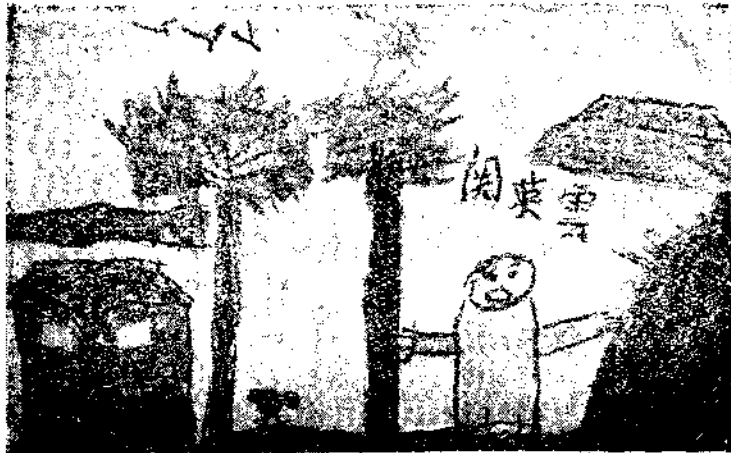
兒童自由畫八幅

1.	鄧靜宜	幼稚園
2.	關英雲	幼稚園
3.	胡全容	幼稚園
4.	吳祖強	幼稚園
5.	黃福麟	一甲
6.	王文珍	二甲
7.	郭亨嘉	三甲
8.	賈震寰	四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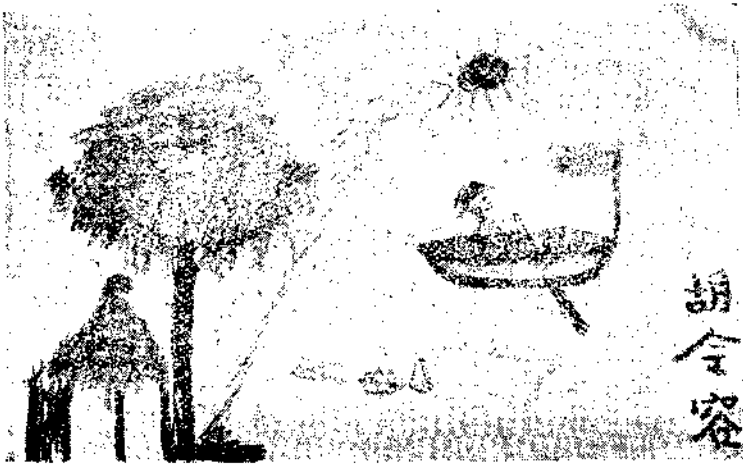
鄂靜宜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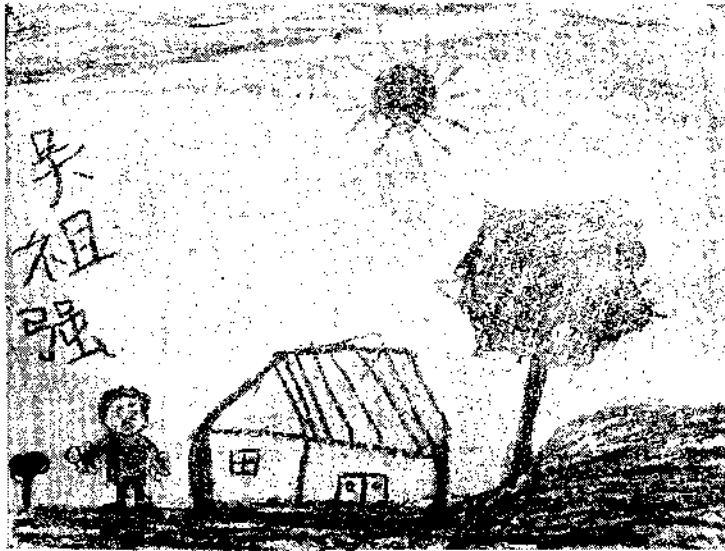
關英雲

幼稚園



胡全容

幼稚園



吳祖強

幼稚園



黃福麟

一甲



王文珍

王文珍

二甲



郭亭嘉

三甲



賈震寰

四乙

打退敵人

王 菲，二乙。

小朋友啊！小朋友啊！不要像死的一般睡着，那些可恨的敵人都來侵佔我們的土地，快醒來吧！快醒來吧！扔下你的小貓，背了槍，提了刀，大家都去打退敵人，收回土地。出發了，吹着喇叭，拿着國旗，不久戰勝了，這有多麼光榮啊！

小白貓

劉永芬，二甲。

我家有一隻小白貓，他很會替我們捉老鼠，有一天一隻老鼠對他的朋友說：『我們白天要出去，都有人，我想黑天我們出去人都不知道，我們就可以吃人家的東西了。』他們說完，貓

聽見了，說道：『有我看見你們啊，小心你們要死在我手裏。』

小花貓

程鴻嘉，二甲。

我家有隻小花貓，牠每天都在南屋地洞那裏等着捉老鼠。一天老鼠出來了，把小貓吓了一跳，老鼠一溜烟的就沒影啦。可憐那隻小貓呆呆的看着地洞，不知道老鼠那去了。

中秋的夜

吳瑞光，三乙。

中秋的晚上，九點鐘的時候，我們院子裏都照得很光明。我把月餅和許多水果，放在桌上，行了三個禮。玩了一會我們便替兔兒爺把東西吃了。

秋 天

溫美林，三甲。

從頂熱頂熱的天氣，轉到了不熱不冷的天氣，使人快樂極了。但是很綠很綠的樹和草慢慢的黃了，天氣也漸漸的冷了，葉子也脫落了。這樣秋天的天氣多麼使人不快！秋天呀，你真是個殺花草樹木的神呀！

月 餅

施如楷，三甲。

昨天是舊曆中秋節，晚上月亮沒出來，我把瓜果月餅都在院中桌上擺好。到十點鐘還沒有一點月光。後來我等急了，就去睡覺了。今天早晨起來，一看那些瓜果仍然很鮮美的擺在那裡，可是月餅都被雨淋濕了；原來瓜果淋了

還能吃，月餅淋了，就不能吃了，因此我就拿來餵貓了。

秋 雨

曾可玉，四乙·

秋雨連下了幾天，隨着天氣也變冷了。眼看樹葉黃的一天天的多，落的也一天天的多了；許多小蟲，牠們如音樂般的鳴聲，從前夜夜不斷，現在也沒有了，大約也都已死亡了吧！秋雨下過，我家的菊花已要開了，還有梅花也正在發芽；等到梅花要開的時候，世界又將要蓋滿了白雪！

秋雨和黃葉

谷慧如，四乙·

早晨我起來時覺得很冷，向窗外一看，細

細的雨正在下着：我心裏非常喜歡，就立在窗前呆看着。一會兒忽然下了一陣金雨，細看，原來是許多黃葉落了下來，鋪滿了廊下，鋪滿了庭園。這時我的心裏真是喜歡的了不得。母親走來說：『不早了，上學去吧！』我洗完臉，就上學去了，細細的雨還是那樣的下。

紀念九一八

林智暉，四甲。

後天是九月十八日，是日本佔領我們東三省的週年紀念日；也是我國最大的國難日。那一天各學校都要放假，各機關也都停止辦公，戲園電影院等，也都停止唱演，並且讓我們在那一天上午十一點鐘，沉默五分鐘：這都是紀念國難追悼死難的同胞的一番意思。我們是國家的一份子，應該在那一天有些表示才對；但是我們年紀太輕了，祇有努力讀書，等將來長大成人才能為國家效力，才正是我們報國雪恥

的時候啊！

晨

王燕雲，四甲。

時候剛纔是五點鐘，東方天上已經起了魚肚色；但四週仍是黑暗，只能看見樹木和房屋，我因為想早點到學校裡去，起來穿好了衣服就去了。早晨的帶有寒意很重的風迎面吹來，我底身體有點發抖了，但我仍是不住的進行。走到學校的小甬路上，兩旁花草上的露珠不住地落下來，到了教室不知坐了多久，只見黑暗的天色已漸漸地變得明亮了。樹葉上的露水已經乾了一半，因為集得露水太多了的關係，空氣沒有那麼高的溫度，是不容易蒸完的。我忽然發現西邊的樹梢上染上了赤黃色的東西，啊！原來是早上的太陽光！我這才發現剛出來的太陽。我看了一本小說一點也不能解脫我底煩悶，倒不如看這清晨日出的妙景還能安慰我這

孤寂的心情於萬一啊！

乞 丐

五乙，王長齡·

昨天下午，我正在院中做功課，一陣秋風颳來，我就到屋裏去了。進屋以後，忽然聽見喊老爺太太的聲音，原來是門外的一個乞丐。起初我沒有理他，他還是接續的叫，叫得我也沒法，就給他兩個銅子。我給他錢的時候，看見他彷彿有病。他接了錢，向我道謝後就走開了。晚上我睡下以後還想着這件事。我今天上學的時候，又看見那個乞丐，他已經餓死在街頭了！

四姐出嫁

蘇漱芳，五乙·

今天是四姐出嫁的一天，下午我請了兩堂

假，就到我四姐家裏去了。我看見她的臉非常的白，而且還擦了紅嘴唇。他穿了一件紅花的衣服和一雙紅緞子的鞋，頭髮都燙着；她的全身無論那個地方都是好看的。後來我聽見外面咚咚地打着鼓，迎接的來了，我四姐就戴上了面紗和花，手裡捧着花，向禮堂出發。後邊還有兩個扯紗的，一個是嫩孫，一個是嫩孫的弟弟。後來我四姐上了花馬車，嫩孫和她的弟弟也另坐了一輛車跟去了。

打更的人

黃瑞賢，五甲。

這是一個冬天。打更的人是多們辛苦啊。他每夜拿着梆子，「梆，梆，梆，梆……」的敲着，在每個院子裏，走來走去。夜裏不能睡覺，到天明的時候，他才可以安眠。

有一夜，梆子說：『請你不要再打我了，你每天死命地打着我，對於你有什麼好處呢！』

而且天氣又很冷，你的手不冷嗎？你把我的身體已經打了一個洞了，你還不饒我！』「梆」的一聲，接着又是「梆，梆，梆」。

『唉！你的氣力這樣大，我的身體要支持不住了，你還打麼？已經到你的休息的時候了！』他這才不打了。

現在已經是四點鐘，打更的人又拿起梆子來：梆，梆，梆。

梆子又說：『先生，還打嗎？你聽雞也快叫了。』那人還是不理它。梆子又說：『先生你看，你該睡覺了吧？你看東方已亮了。』打更的人向遠處望一望，才把疲倦的手放下來了。

日記一頁

胡家寶，五甲。

『噹，噹，噹……』七點鐘了，我從夢鄉醒來，刷牙，洗臉，吃飯畢，我就走向學校去。

太陽高升，那白色的鴿子在空中飛着，很是好看。不一會，就到學校。上課時在教室聽講，下課時在外面玩耍，後來放學了，我就揹了書包回家去。

在路上看見一羣警察，捉住了許多男學生和女學生。市民圍得非常擁擠，我很奇怪，便去問人。聽人說：『他們這些學生是因為預備九一八紀念大會和警察衝突被捕的。他們在北大開會，後來被警察包圍，開槍示威，他們起來抵抗，這時磚頭橫飛，也傷了幾個警察。』他說到這裏，停了一停又說：『他們是抱着熱烈的心思，想喚起民衆去抵抗日本而被捕的。』我聽到這裏轉移目光向那些學生看去。他們每個人都沈默着，憂憤的情緒流露在臉上。

警察緊握住每個學生的手腕，很猙獰的凌辱他們。

唉！那些旁觀的市民，他們不知道現在日本已經正式承認滿洲國了麼？承認滿洲國就是吞併東三省啊！

今天是廢曆中秋節，媽媽預備了甜美的食品給我吃；我看見那滿天的薄雲，慘白的月色，想起了我們東北三千萬同胞，我也不忍下咽了。

八點鐘，我睡覺了。

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。

夜 感

王 華，六乙。

風兒蕭蕭，
雨兒淒淒，
陰沉沉的屋中，
有誰可以把黑暗趕去？

小巷中的哭聲起了，
我不知是誰的悲調。
也許是那窮苦的孩子，
在那兒爲了飢餓嚎啕。

風仍蕭蕭，
雨仍淒淒，
灰黃色的燈光，
伴着我的孤寂。

江 邊

韓秀貞，六乙。

在一個冷靜的江邊 環繞着幾棵的柳樹，
非常的稀疏。柳枝垂在江上，江邊的涼風吹的
柳條不住地搖動。清晨的五點鐘的時候，將
要隱去的小星還在映着困倦的眼睛，烏鴉們成
羣地往城外飛去打食；漁人們都被烏鴉驚動醒
了，拿着漁網各自去工作。一會兒太陽高高升
起，照得江邊的田野發出一片可愛的光輝。

每天清晨，只要沒有風雨的阻撓，我照
例在這江邊散步。我慢慢地走着，感覺到異
常寂寞。有一次在曲折的道路中我遇到一個女

郎，她的布裙被微風吹的飄盪起來，她那可愛的容貌總是在微笑着。她走過我的身邊，一言不發地走過去。我兩眼注視着她，她從那曲折的道路上走遠了。從那以後，差不多每天都遇到她。我們雖然彼此沒交談過一句話，但我們每次遇到時，都很和藹地交換一個笑臉。後來我到這城市來住，離別了那秀麗的江邊和那位可愛的朋友，總算一宗不小的損失。將來縱能仍舊到江邊去重遊舊地，恐怕再沒有她的笑臉等待着我了。

葉

孫德芬，六甲。

葉兒滿地的輪着，被風吹得來去的滾，分明是秋天已到了。回想起春天的景色是多們美麗，嫩綠的草兒鮮艷的花兒點綴着大地。再想想冬天的景況，各處都被白的雪花遮着，樹木乾枯了，在那裡喊叫「冷呵！冷呵！」可是西北

風仍舊不停的吹，一點慈愛的心都沒有，在牠的心中只有兇暴和殘忍。葉兒也哭叫着：「爲什麼世界上要有秋天！它是那樣可惡，我們正快活着，它却把我們拉下來了，叫我們離開了慈愛的母親。……」後來葉兒沈默了，因爲它們知道秋天是沒有同情心的，它們現在沒有什麼希望了，只有等待着死的到來。

月 亮

孫德芳 / 六甲。

我一個人在我的書桌前看着小說，覺得比平時舒暢些。原來有一個又圓又亮的大月亮正在照着我呢。我放下了書，呆呆的望着這盆兒似的月亮，他彷彿向我微笑着說：『你吃大月餅，怎麼不請我吃呢？』我說：『明天晚上，我送你許多東西吃，好嗎？假若不行，我現在就給你拿去。』這時我看見母親給我的果子，還放在我的書桌上，我順手便拿了一個蘋果，

和一個梨高高的舉起，大聲說：『月亮先生，我請你吃這些東西好嗎？』他好像聽懂了我的言語似的說：『呵，還是明天吃罷！我謝謝你的好意。』我沒法只得出來，口內一面吃那蘋果一面咕嚕着說：『真討厭，這月亮不理我了。』

』因為剛才月亮說完，就移了地位了。母親說：『你咕嚕着什麼？還不睡覺，還說什麼呢？……』

當我躺在牀上看那本紅猴的時候，又覺得這討厭的月亮在我的眼前了，我抬起頭來，可不是他在那裡向我微笑麼！我真討厭他，我起來把窗簾拉攏來，不叫他看見我，重新又上牀來。但他似乎隔着窗簾說：『我剛才並不是不理你，我要給你介紹一個朋友呢，你覺得好嗎？』我聽了他的話，好奇心又實現了，答道：『好罷。』於是我又把窗簾拉開看，他說：『你猜猜誰是我要給你介紹的朋友。』我猶疑了半天說：『那位雲先生罷？』『是的。』他說。我細細地一看，那位雲先生正在微笑着，穿着五彩衣，圍伴着月亮真是美麗得不可形容

了；可是那討厭的散沙老人來了，偷偷的抓了一把沙子，放在我的眼中，我不由得走入夢鄉了；但是，夢中還夢見他倆在看着我呢。

孤 兒

王益智，七年級。

呵！怕呵！一種無名的恐怖落在她的身上，使她小小的靈魂起了顫抖……。她的母親被「死」拉去了，一雙緊閉的眼目，再也看不見她的女兒了。母親的靈魂已消散了。哎喲！女兒正在悲苦之中流着（孤兒的）眼淚，淚把她的臉洗的蒼白了。她的哭再也不能哭回已消散的母親的靈魂了。……夜極悄然，渺無聲響，她在這萬籟沈醉裡想起她的死去的母親，使她越加悲苦；痛哭……

母親在未死的前一刻總是說：「女兒不要哭，我會好的……」拉着女兒的手在發抖，她一聲不響的站在床前，時而叫聲「媽」；時而蹣

脚痛哭，淚，好似泉水般的流着，……………

躺在床上的母親只是呆望着她，已是不會說話的了。

最後，母親突然好了，坐了起來，很快的說：「女兒，我好了，好了，……」說完以後隨即躺在床上死去。「哎喲！媽呀！媽呀！」可憐的女兒呵！暈倒了。

醒來的女兒再也不像普通人家一樣的女兒了，她現在是被宇宙間稱為「孤兒」。她的父親是早已死去，現在母親又死了，她只有一個小小的靈魂在這自然的懷抱裡飄流着。

小小的乞丐

文和新，七年級。

雨是越下越大，彷彿是爲着那仰臥在一個大紅門口的小女孩子流着淚似的。這貧窮的女孩子，安靜的躺在地上，用着那破漏不堪的麻包，遮蔽着她那冰冷縮小的身體，顯然她是被

冷和餓弄的不能動彈了。素常被人稱爲慈善的人們，經過這裡，也不曾用他們溫柔的語言，來慰問這可憐的小女孩。

這樣的經過了兩小時，有個行乞的老婦人，慢慢的從那邊的門口，一跛一拐的走向這紅門的人家來了，她一眼看見這小女孩，把向這人家行乞的心，完全忘了。她用着同情的眼光，癡看着這地下的女孩，慢慢的灣下老的身體，用着露出有筋和骨的老手，撫摩着她的頭，她的胸和她的腿。她覺得這孩子，雖然身體冰冷異常，但總不會死的，因爲她的胸，還是在那裡一上一下的跳着，她對着這女孩子安心了。慢慢的把那隻手上的掛着東西的籃子放在地上，兩手揉了揉，便輕輕的抱起孩子在懷裡。不到五分鐘，她便發現她的衣服，完全因爲剛才自己爲飽暖肚子的求乞，而被雨浸濕了。她爲難起來了，是放孩子在地下好呢？還是仍把她抱在懷裡。正在猶疑不定，她忽的猛然一驚，原來安睡在懷中的孩子醒了，喃喃的呼了一聲：『啊，好涼呀，』隨後即把她的眼

睛張開，看着這老婦人的癟皺的面孔。老婦人被這孩子的驚疑的眼光，看得心裡很覺難過，溫柔的對她說：『可憐的孩子，你冷嗎？忍耐會吧。我沒有能使你不冷的東西給你遮冷。但是你有家，我可以送你回家去的。你願意嗎？孩子，快說呀！我把你送回家去，願意不？』但那樣孩子並未回答，於是她又接下去說：『你爲什麼不說話呢？是爲着冷不說話嗎？快點說呀！到了你家，你媽媽就會給你穿上一件衣服，你就會不……』但話還沒有說完，這孩子便哭了。老婦人被哭慌了，急忙的拿別的話哄她。又問她餓不餓。哄了半天，總算止住了哭聲，狠狠的吃着籃裡的討來的東西。眼看着籃裡的食物，快要沒有了，老婦人才撫着她的頭說：『剛才你爲什麼哭呢？』孩子似乎已經吃飽，愉快的跳了跳，然後才答道：『我沒有家，老媽媽你爲什麼給我飯吃呢？我也沒有和你要，有的人我和他要，爲什麼他們還不給呢？他們的衣服比你的好的多，漂亮的多的多，而且比你的還乾淨……。』這話一說，雙方都

沒有言語；彼此坐在地上，看着這連綿的雨下個不住，老婦人沉靜的深深的思索了一會，然後帶着這女孩子，拖泥帶水的遠處去了。

人類的殘酷

孫幼禮 / 八年級 ·

黎明，天剛剛的發白，家家戶戶都還在睡覺，所有的一切都很安靜，只有一個羊棚裡發出悽慘的叫聲。

——捉住那肥的，對了……把牠按住，把牠的四隻腳網在一起。

——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我網不了，他媽的，好大的力量，

——好笨，我幫你網……。

他們這樣的網下去，一隻，兩隻，三隻，四隻……。

立在棚旁的幾隻羊，見了他們這樣的情形，牠們害怕，戰抖，曉得牠們自己也是會受

這樣的迫害的，

但是好心腸的他們，不再向下網了。

他們把網好了的羊都抬到外面。立在旁邊的受驚的羊都爲那些可憐的羊落淚，牠們少了幾個同伴，牠們可憐那些羊，但是牠們不知道再過幾日牠們也還是這樣的被網。

那些可憐的羊都被殺了，牠們身上的各部分都被賣了，在牠們未死之前，牠們也是落淚。牠們想想以前不應該吃他們的東西，他們不是好人，他們是自私自利的人，他們不是白給牠們青草吃的，他們之所以給牠們青草吃，是爲要牠們的生命，啊，可惡的人們……。

牠們只會落淚，只會發出悲哀的叫聲，但是却沒有能力去抵抗。

在羊棚裡的羊，永遠的看不見牠們了，所以永遠的爲牠們落淚。

就在這天的晚上，賬房先生來結賬，結果他說了一聲：

——九元六角五。

他臉上顯出勝利的笑容。

父親的琴音

劉青和，八年級。

在暗藍的天空中，有那麼美麗的明星在發着可愛的光芒，樹枝在空中搖動着，被半圓的月亮照耀的影投在綠色的窗簾上，使我看的眼花了，我將要疑牠是鬼怪呢！

一切都很沉默，但我也不知爲了什麼原故不能入夢，大概是白天睡了午覺的關係吧。在這不能睡着的時候，我不敢張眼，因爲四周全是黑的。我開燈，但是那強烈的燈光使我久閉的眼不能張開了，我只好仍然給關上。我實在有點害怕。我起誓下次不再睡午覺了。我的心緊張着，我快要哭了，是的，自從爸爸被天搶走了後，我對於一切只是感到莫名的悲哀，尤其是寂寞的時候。

過去在每天的晚上，一直到很晚，父親總是不停的拉着提琴，或別的東西。

在那萬籟無聲的時候，只有父親的琴聲在空中顫動着，每天總是一樣。我時常同父親說：

「爸！你爲什麼天天這樣晚才睡？白天你這樣忙，你不累嗎？」

「不！不累，慣了並不覺得，而且我早上起的晚。」父親老是如此的回答着。

實在父親也不過比我晚起一個多鐘頭，常常我在半夜醒時，父親的琴聲還沒有停止，但父親是健康的。

每每我們吃晚飯以後，我和哥哥一同奏着琴，父親便立刻放下了自己的工作，拿起他的提琴從書房裡出來，和我們合奏，還不時的指導我們，好像盡他所知道的，立刻都叫我們知道了才好。

有時母親不在家吃飯，我們吃飯幾乎用了一個鐘頭，這時間總是不厭的談笑着。唉！我多麼羨慕着從前，我還想聽父親的大聲的談笑，我不貪心，只要再聽一次就夠了！

在這深夜裡，我曾在那溫柔的樂聲中入

夢，但是現在再也聽不到那聲音了，永久的聽不到了！

平日父親用他自製的樂譜彈琵琶或拉南胡的時候，總愛問我們：「好聽嗎？」如你說好，他一定還要問那兒好，我實在不懂，我總說「聽不出來。」唉！現在有誰來問我呢？永遠沒有了。有時我竟忘了一切，以為父親還在書房裡拉琴，我充滿了喜悅跑到書房裡去，但是在大的書桌上只有那幾個父親不離身的琴與琴匣。我失望了，我知道父親是不會來的了，我流着眼淚祇能用我的手小心的撫摩着牠們，

.....

現在每天晚飯後，我和哥哥還是不斷的練習琴，在那淒涼的夜裡，只有孤獨的琴聲，再聽不到別的琴音來合奏了。我們也沒有先前那樣興奮了。在每次彈完時，我發現哥哥的臉上佈滿了淚痕，低着頭很沉重的走出了客廳的門。

很晚了，我不能再想了，回憶只能使我更痛苦。在淚光中彷彿那邊書房裡仍舊在發出那

可愛的琴聲。

月亮仍可以變圓，星仍可以發着燦爛的光，一切都似乎可以再現，但父親的琴聲將永久的消沒了！

祖母的死

王瓊芳，九年級。

現在，家裡完全平靜無事了。在我眼中所見的，只少了祖母削瘦的面龐；在我耳中所聽見的，只少了祖母的呻吟聲。啊！祖母已離開這萬惡的世界了。據父親他們說，伊已往快樂的妙山去了。但是究竟有沒有妙山呢？如果有，牠又在那裡呢？於是我陷入疑慮的境內。

記得這一天的下午——祖母脫離塵世的那一天——在我從學校回來時，家人們的驚慌的面孔，已使我詫異，又聽他們在切切私議道：「老太太這回怕不好了。」於是驚異陡從我心內發起，急忙的走向祖母屋去。才到門口，母親

已向我輕輕的擺着手，似乎叫我慢一點。我再細看母親的眼時，紅紅的似乎還有淚光，我心中跳了一跳，那時我覺得我的淚也要奪眶而出了。我想問母親一句，但是問不出口來，我只躡手躡脚的推門進去。

屋內已黑壓壓站了許多人，但除却祖母喘的痰聲外，便是人們的呼吸聲了。父親坐在祖母的牀旁，用手扶着祖母的頭。我的視線很快的射到祖母的臉上去。一個紙一樣白的臉現在我的眼前。伊的眼睛微合着。嘴張着不動一動。伊的呼吸很慢並且很費力氣。伊已經完全不省人事了。四姑在裏屋內替祖母穿着朝珠，眼睛紅得如同桃子一樣。再看別人的臉上，都現出一種淒慘的顏色。

一會，醫生到了，拿起祖母枯乾的手，一邊診脈，一邊搖頭。診完後，對父親道：「人已沒有希望了，現在先打一針，可以延長一點時間。」父親含淚的問道：「已完全沒有希望了嗎？」醫生點點頭。我的淚流下來了，急忙的退了出來。

家人們都在忙亂着，妹妹走了出來，叫我同牠疊紙元寶去。我們到了客廳，才疊了幾個，裏面的哭聲已經起來了。我連忙往裏跑。

啊！祖母終於拋却她的子女，微笑着跟天使去了，於是世界上少了一位慈善可親的老人，但我不知在什麼地方將要添出這樣的一個好人呢。

上 城

陳紹蕃，九年級。

早晨，在樹枝上許多小鳥叫着跳着，田裏的菜一堆一堆的綠的顏色好像翡翠，連綿不斷的灰色的山一直伸入雲裏，表現出鄉村的特殊的美麗。

那邊，一座小土山上，許多小孩在遊玩，七八歲的，十來歲的，臉上都是笑嘻嘻的。大概他們都很快活。兩個大些的孩子，大約是十六歲和十四歲，他們正在談話：

『你願意到城裏去嗎？小四，我要去找我的舅舅去。從前我聽他說城裏怎樣熱鬧，還有皇上住的房子，那馬路平極了。有一回我舅舅還滑了一個筋斗呢。』

『怎樣去呢，二哥？』

『怎樣去？還不是騎驢嗎！』

『好吧，我去告訴媽去。』

『別去！她知道了就不許我們去了，你快去拿點東西我們走吧。』



大道上，許多人在走着，有的推着一車菜，有的很安閒的坐在驢背上看着旁邊的小河，那小河很快的流着發出好聽的聲音。還有兩個小孩也在走，這就是王小二和李小四。

『小四，你拿了什麼東西？』

『我拿了四個鏰鏰和六吊錢，你呢？』

『我拿了七十六個子還有五個鏰鏰。』

『你是偷着拿的嗎？』

『是的，不偷誰給呀。』

靜默了。小河還是流着，發出一種特別的

聲音，好像嘲笑他們。



他們達到了目的地，但是天氣也不早了。

『二哥，咱們上那兒呀？』小四有些慌了。

『先吃餛飩吧，』小二強持鎮靜但是心裏也有點着慌。

『喂！勞駕，肉舖在那兒？』小二問一個不相識的人。

『那個肉舖？肉舖多着哪。』那人發出很兇的聲音。

小二答不出來，那人冷笑着走了。小四看見一個東西很快的過去了，兩隻大眼睛瞪着，活像一個大老虎，並只發出嘟嘟的叫聲，可是裏面有人坐着，啊！多奇怪呀，他就問小二：

『這是什麼？』

『汽車還不認得麼。』小二聽說過，但他也沒有看見過。

夜來了。商店的忽明忽暗的五色電燈，迷了小四的眼，小四用力吹了一口氣，但是燈並

不滅。他和小二談論了許久，就漸漸入睡了。

次日早晨，小鳥還是跳着叫着，菜依舊綠的，一切和昨日一樣，但是兩個母親哭泣着想她們的孩子和她們的損失，許多人也談着這失蹤案。

在城裏，大街上又多了兩個年青的乞丐。

不 幸

十年級，吳 卓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遠遠的就看見了一個藍布蓬子，在一個久沒有人來燒香的小廟前。平常是沒有的，現在却已搭得很整齊了。還有穿着白衣服的人來回的走着。從我的經驗裏，知道這一定又是出了不幸的事。

回到家裏聽見僕人們說：是向來住在那小廟裡的一個老頭子死了。

他們的談話使我記起了那個孤苦的老人，白色的頭髮，破舊的衣服，已經是不會使我忘記

他了。聽說他也有着兩個兒子，但是待他都不好。自從他那年從軍隊裡回來後，恐怕一天幸福的日子也沒有過過吧！他總是住在那牆也塌了的小廟裡。我早晨到學校去時，總看見他坐在門旁的一塊大石上，旁邊擺着一個賣糖果的小攤，已經像枯木般的手時常在排列着上面的糖棍。

有一陣，門旁的大石上消失了老人的踪跡，只留下了擺攤子用的木板還歪斜的倚在牆邊。

幾天後，在街上却遇見了他，他在幫着別人拉着一輛載重的大車。粗大的麻繩拉在他的手中，勒着肩上破衣中露出的肉，印上了一道道紅紫的傷痕，但他仍繼續上走着，頭上的白髮顯然的比以前多了。

從這次起，我對於這個不知名的老人深深的憐憫着了。雖然後來也會見到他，但是我只見他頭上的白髮一次一次的增多，面容也漸漸的更衰老了。

幾天的時間，便作成了這樣的不幸。再走

過那廟門時，只見那兩扇破門已被人用鎖練拴住了，藍布蓬子已被人拆去，快變成白色的紅牆，更顯出無限的淒涼。

離 別

孫德志，十年級。

從老槐樹枝葉間穿射出的陽光，正落在細語着的三位年青的姑娘身上。伊們的眼睛被光輝弄得疲倦了，只得低下頭去玩弄路傍的花草。

伊們在等候着人來，越是急待速來，却越是那樣緩慢，伊們不耐煩的撕着葉片，隨後扔在地上，用腳踐踏着。

——姐，幾點了？怎麼還沒有人來借書呢？

——時間却很早，怕她們還沒有起身呢。

我們只得呆等着。你們班也沒有人來，細波呢？許久沒有看見她了。

——悶死了！細波也不來。小妹，我們到秋

千架那兒玩會吧。

兩個小小的後影，却像是很煩悶了，悄悄的在花間的道路上隱去，路傍只留下了一個寂寞的影子在那裏蹣跚了。

靜靜的，操場上的聲音聽見了。伊心裡想，那必是弟弟一班的在練習球呢。球上下拋着的影子便又進到長久都未觸過球的甕了。——那是多麼高興的事，下了課三五成羣的樓着到操場上去打球，並且還作跳木馬的遊戲，往往要戲弄某一個同學，便把背高高的一抬，跳躍的人便足足實實的摔在地上了，餘下的人總哈哈的笑個不住，並且時常還說：

——木馬成精了，把笨伯摔在地上了！
連被摔的人也勉強嘻嘻的笑着。

有一次竟把自己的好友樂志的腿摔破了，許多日子都不能打球，至今想起都後悔着……

蹣跚的腳聲衝破了岑寂，在轉到高小部的路上又漸漸隱去了，又恢復了墓地般的寂靜。

伊沉思了片刻，抬起了頭——荷葉上露珠般的露水中像有伊朋友們的影子似的，使得伊

這樣長久的凝視着。像受驚了一般，伊突然站了起來，不耐煩的在花前徘徊了。——伊們怎麼還不來呢？

喳喳的聲音驚動了伊，望去，枝間上幾隻並頭的麻雀，唧唧的蜜語着又像在唱着晨曦之歌了。

——假若樹了牠們，什麼苦痛都變了幸福了吧？爲什麼呢？牠們緊緊的擠在一起，也怕有一天被命運之神給拆散嗎？

伊發呆了，在那些鳥的身上，似乎要得到一些真確的回答。

——雯，怎麼站着直看呵，難道有你的朋友在樹上嗎？

忽然聽得衝破這寂靜的聲音，伊靜了一下，望過去，柳枝間站着一個着紅色衣服的人，伊向前跑了去。

——是你呀！萍琪。伊喊叫起來。

伊們緊緊的相握着手，一聲不語的對看着，萍琪是班中最美最活潑的姑娘了，並且伊有着富饒的感情。最後萍琪微微的一笑，向雯說

話了。

——不是嗎？三個星期我們都沒有會面了！

——是呵！三個星期是怎樣緩慢呵，正好像悠悠的三年呢！整日的希望着借書的日子快到，但天又不作美，每逢借書的日子便下起極大的雨來，今天天氣好了，能多人才好呢。

伊們談着，多親密呀，緊緊的挽着臂，走到松樹下坐下了。伊們的傍邊擺着許多盆的美人蕉及秋葵。玩弄着葉上的露水，伊們又開始親熱的說笑了。

——暑假中有些日子不知怎麼這樣快呢，時常看着書便把一日給過去了。往年呢，家中總也沒有這樣冷清清，這樣的寂寞過呢。霎一手玩弄摘下來的一片葉，像是在追懷一件往事了。

——起初我們中誰都高興的希望父親快來；等一回來，總給人一些無聊的事作，怎麼想的，教起我英文來了。

——有父親教導是怎樣使人羨慕的事呵，并且多會一種外國語於自己方便。

——得了，什麼方便不方便！硬要我轉到 S.C. 學校呢！我已經告訴樂志不再轉到別的學校了，她知道了會更傷心呢；況且 S. C. 算得起是什麼學校呵！簡直是中古時代的女修道院。最近沒有看見樂志嗎？總沒見着她的回信了。

——兩個禮拜以前她便到西山住着去了。怎能想到又少了一個七八年的舊友呵！萍琪，我用我的全理智向你說，你當奮然的走進 S.C. 呢。每個學校都有相當的珍品，隨你的選擇。

——我始終敬愛着 A. C. 呵！我愛這裡的初小學生，他們那樣天真的可愛！先生們也都好，雖然有幾個是離開了才覺得好，可是真實的先生們都好呢。還有便是這裏自由的空氣使我愉快。幾個稍遠些的同學，也極想和她們親近親近了。S. C. 該怎樣束縛人呵！？

——往往都是這樣吧，一旦到了離別的時候，總反悔着已往對於同學們的不滿，整天想着，便是整天的哀傷，總也沒有一個同學給一點音信呢。開學後再也不那樣固執了，免得沒

有一個能慰藉的人。

伊們都沉默了，從枝條上可以很清晰的聽到小鳥的振翼的聲音。涼爽的風把花葉上的露水吹到伊們的衣服上，剛才那些美的露水都被這陣晨風給吹散了。伊們覺得身上發涼，並且發現衣服上的一塊水印了。

——離開這裏吧，萍琪，到水池邊看看魚吧！

伊們到了橫在禮堂前面的噴水池前，中央立着大理石的名人像，從伊手中拿着的花瓶間噴出一絲一絲的水來，落在水面上的一圈一圈的繼續着，有的便落在浮萍上珍珠般的發亮。

——這裏坐着，有人來可以看的更清楚呢。萍琪把手伸到水裏，這樣的向雯說着。

——你真是愛水呢。在上學期的時候你說玩話，預備將來水葬；可是現在小心掉在池中，小魚也會把你的衣服撕破呢。

——那會呀！你不愛有水的地方嗎？我却這般愛呢。見了她性情也像同她一般的軟化了。

——古人說的對呢，『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

』，我非智者，所以不愛。

——轉上文語了，不知那兒學了來，便就賣呢。

伊們這般熱鬧的說着，把池裡面的魚都驚的跑到水底下去了。伊們雖是這般高興，但是伊們心中總有一件東西墮着，伊們也正盼望人來呢。

——樂志從西山回來了嗎？什麼東西使她勾留這樣的長久呢？萍琪問。

——禮拜日回來的，她說今天來，還送你一個小玩藝兒呢。喂，萍琪，你怎樣向她說呢？你要離開 A.C.。她是一點東西便會感動的，并且當面說了，雙方都要難受呢。

——我已經寫好了一封信預備給她，解明我的被逼才轉校，本來自己也說不過去呢。沒放暑假以前，我安慰她說定能陪伴着她繼續求學下去；但是現在開學了却來了這樣突然的變化，雖然是呵！人間沒有不散的筵席；但是誰都希望着吧，把歡聚的線索延長幾丈，但是命運的神却這樣急忙地把它剪斷了。

——我只在神的面前祈求着把那毀斷了的線索給重接上吧。萍琪，看哪，那細高的不是樂志嗎？真的她可來了。

伊們站了起來，上前迎了去，從花間走來的真是個苗條的姑娘。

——樂志！樂志！萍琪喊叫起來，憂鬱的臉上呈露出一種勝利的微笑。

——呵！萍琪！樂志大喊起來。伊們親熱的像遠隔千里的故友，幾年間的分離重見了一般，高興的唱起來了。

——久未見面的故友呵！

來吧，

我們盡量的歡唱歡唱，

也好使常久的哀傷

暢達的流蕩流蕩！

久未見面的故友呵！

來吧，來吧，

.....

響亮的歌聲漸漸低下去了，樂志低着頭看萍琪及要默默的沉思——上帝呵！打消了



我們歡悅的這歌聲，給與這樣悲痛的岑寂！

片刻過去了，總是一般的寂靜。

祇有池中的水聲點滴成這境界的淒涼。



定價 每月二期每期五分
半年十期五角
全年二十期一元